



因为自然规律,上黄镇夏林村上的老石匠已经所剩无几了。虽然石匠们大多已经远去,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倒不少,现选取三个石匠的小故事,且当稗官野史,以飨读者。

张侂子

——三个石匠的故事之一

□ 路发今

民国初年,夏林村上来了一个姓张的外地人,讲着一口带有北方口音的俚话,村上人就都叫他张侂子。他是挑着一副稻箩担来的,前头装的是锅碗瓢盆,后头装的棉絮杂物。他老婆左手牵着个三四岁的女儿,右手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,一家人衣衫褴褛,模样同河南、湖北的逃荒佬差不多。张侂子大名叫张金堂,安徽郎溪人,三十多岁,中等身材,是个石匠。他听说溧阳上黄夏林有山有石有石匠,便慕名来到这里。他在村后长山背下搭了个滚龙棚子,用稻草和着黄烂泥做了一个行灶,开始在夏林村上过起了日子。

夏林村上的戴顺西,与他哥戴顺昌合伙烧石灰窑,自己还开了一爿豆腐店,赚了铜钱,就打算再造房子。夏林村上的房屋有个特点,大门大多是石库门,大户人家的石库门两边还分别有个门当(即石墩子)。戴顺西刚从戴汉清家买到一副石料,正在物色村上哪个石匠为他凿制石库门和门当呢,听说刚到村上的张侂子手艺很好,就来到村后长山背下。此时,张侂子夫妇愁眉苦脸地坐在滚龙棚前,正在为中午没米下锅而发愁呢,戴顺西听后立马说,这不用烦心,到我家去挖几升米来好了。他对张侂子老婆说,你背个箩筐到村前豆腐店里去,就说是我让你去拿米的。张侂子老婆喜出

望外地拎着个箩筐走了,戴顺西便向张侂子说明了来意。听说有事体可做,张侂子来劲了,眼睛也发亮了,大声说道,戴老板,走,先带我去看看石料。

戴顺西选购的石料在夏林村后的老山堂里。戴顺西带着张侂子翻过长山背,就到了老山堂。老山堂是戴家石匠居多的采石宕口,戴汉清与其兄戴汉生合开的宕口就在长山背北坡。戴氏兄弟运气真好,十几天前,戴汉生扒黄土时,扒到了一块比牯牛还大的“独个”(即整块石头),更巧的是巨石中间还有道“泥缝”,戴汉生(是个折脚,但凿石头的技术在村上是一块牌子)很轻松地将巨石一剖对开,然后又先后将剖开的石料一分为二,两块长料作石库门料,两块短料作门当料。当时村上朱汉善、朱惠生等几户准备造房子的人家都想要这副石料,但最终还是被戴顺西以两担大米的高价买定的。

戴顺西和张侂子到了这副石料面前。张侂子一看这清纯的青石,便连声赞叹道,好料头,真是副好料头。戴顺西听了,心里乐滋滋的。他说,张侂子,好料头给你了,你可要帮我凿出一副上点档次的石库门和门当啊!张侂子笑呵呵地说,你放心,我做的东西包你满意!行话说,长木匠,短铁匠,不长不短是石匠。意思是木条长了可锯掉一点,铁条短了

多敲打几下就变长了,而石条则是不能长也不能短,一点余地也没有。也就是说石匠加工石料,难度很大,一不小心,费工毁料,前功尽弃。戴顺西对张侂子的技术心里没底,生怕他把石库门的大石料做坏,便说,张侂子,你先做门当,再做石库门。张侂子是个聪明人,听他这么一说,马上明白了戴老板的心思,但又不便明说,便说,好的,我就先做门当。说干就干。张侂子说罢,又翻过长山背取来了全套工具。这天,戴顺西刚好没什么事情,就坐在另一块石料上,在一旁观看。只见张侂子围着一块门当的石料,左看右看,前看后看,转了几圈,胸有成竹后,他用撬棒撬起石料的一只角落,垫进去一块一尺见方的石头。随后将破棉袄一脱,光裸着上身,操起了脚边的一把大榔头。戴顺西只顾看张侂子健壮的身子,他胸前的肌肉,手臂上的肌肉,都是一块一块的,在阳光下还闪着光亮……戴老板正欣赏着他的好身坯呢,没想到张侂子朝手心“噗、噗”地吐了两口唾沫后,就抡起手中的大榔头,“嗨、嗨”地连声呼喊,奋力朝石料上一下一下地使劲砸去……戴顺西看了着急慌忙地冲到张侂子身后,一把抱住张侂子的身子,大声责问道,你疯啦?怎么砸我的石料呢?张侂子知道戴老板误会了,便丢下手里的大榔头,在地上捡起一块石片,先在地上画了个类似门当料的长方形图形,然后一边画、一边解释道:这是石料啊。说着,用石片在长方形上划掉一只角,接着说,先去掉这个角,做出个毛坯,后面做起来就顺手了。刚才我用榔头砸的就是这个角,这个部位的石头没用,所以要去掉的……听了张侂子这么一番解说,戴顺西松开了双手,但仍半信半疑地瞪望着张侂子。张侂子笑道,戴老板,你别不放心,如果我把石料做坏了,全由我来赔好了。听他这么说了,戴顺西也只好笑笑,不作声了。

张侂子敲掉石料上的一只角落之后,丢下大榔头,拿起手锤(钢的)和钢钎,一只脚踏在石料上,呈弓箭步,一派武松打虎的姿势,随后挥起手中的手锤,“叭、叭、叭”地朝钢钎上打去。钢钎尖在石料上上下下划动,所到之处,巴掌大的石片被一片片地从石料上剥落下来,碎石则“嘟嘟”地乱飞。坚硬的石头在张侂

子手里,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般,十分轻松随意。不到一个钟头,门当的雏形就出来了,在旁观看的戴顺西看了啧啧赞叹道,这个张侂子还真有点本事的。张侂子根本不搭理他,心无旁骛地继续埋头凿他的石头。他时而轻锤窃窃如私语,凿着凿着石面上凸出了一块;时而重锤嘈嘈如急雨,凿着凿着石面上凹下去一块……戴顺西在一旁看得一头雾水,又忍不住问道,你怎么把我的石料凿得这样凹凸凸凸、坑坑洼洼的?张侂子看也不看他,只是口中应了一声,你先别着急,过两天再来看,你就会高兴了。

过后两天,戴老板家的石灰窑出灰、发货,忙得不亦乐乎,直到第三天早上,戴老板才有空到老山堂里来。一进山宕,老远就看到一只门当已经凿好,周围还有几个人在围观,而张侂子又在“叭、叭、叭”地凿制第二只门当了。戴老板加快脚步,来到张侂子身边。众人见戴老板来了,便闪了开来,好让他看到刚凿好的门当。戴老板弓着身子,两手撑着膝盖,仔细端详着门当正面雕刻的图案:天上是三朵椭圆形祥云,一对神鹿依偎在一棵神树下,修长健壮的四肢边,还有芳草和鲜花……戴老板眼睛看着这幅浮雕,心里想着前天看到石面上的凹凸凸凸,终于看出点名堂来了。原来突出部分是云朵、神鹿和神树,凹陷部分则是天和地,而神树下的这对神鹿,真是活灵活现,栩栩如生,几乎要从石面上跳下来了。看到这里,戴老板高兴得脱口冒出了一句粗话,张侂子,真牛屎!看到戴老板来了,张侂子放下手中的活,解释说,这只门当是放在大门左边的,我在上面雕刻的是一对神鹿,意思是您家平安、快乐。大门右边的门当上,我将会帮您凿一幅红梅图,梅花枝条上还会有一对喜鹊在喳喳地欢叫,恭贺您家多子多福,兴旺发达……听着张侂子的这番吉祥好话,戴顺西乐得眉开眼笑,连声说,好的,好的,就按你讲的那么做好了……

张侂子帮戴顺西家凿了门当和石库门之后,在夏林一炮打响,村上的戴树林、朱惠生等大户人家,也先后请他凿了石库门。那年,村上路家刚好建造路氏宗祠,祠堂里所有石雕也全是由张侂子承包凿制的。看到张侂子这副好手艺,村上的朱万生等年轻人,都拜张侂子为师,学起了石匠技术……

诗里诗外的惊蛰

□ 杨丽琴

民谚云:“春雷响,万物长。”惊蛰,又名“启蛰”,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三个节气,惊,为惊动,蛰,意为藏。惊蛰时,春暖花开,万物复苏。一年最是春好处,洋溢着诗情画意,也是诗人诗情满意之时。

宋代诗人陈棣《春日杂兴五首》诗中云:“料峭寒犹薄,阴云带晚烟。雨催惊蛰候,风作勒花开。”料峭春寒还未散尽,阴暗的云彩悬在空中,如傍晚的烟气。春雨绵绵,似催来了惊蛰节气,春风扑面,花儿展开笑容,似乎有些不情愿。陈棣笔下,时间和景物赋予了情感,景、色、物,如一幅流动的画,展现在眼前。读诗时,我的窗外正下着雨,雨滴轻打着绿化带的枇杷叶子,毛茸茸灰溜溜的叶子绿而清

新,花圃的小蔷薇花开了,点点的玫红躲在绿叶间,如素素的颜,点上浅浅的妆。撑把花伞钻进雨缝中,微雨敲打,如繁星撩拨。漫步城市的街头,会不会给我一个惊喜?

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观田家》云: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,耕种从此起。”惊蛰是万物复苏的开端,是春耕生产的序曲。一场绵绵春雨,草儿们充满生机,嫩嫩绿绿地铺满了大地。“轰隆隆”第一声春雷震彻云霄,人们往往还在睡梦中,惊蛰已经来临了。田中劳作开始忙碌起来,种田的农家一年能有几天空闲呢。一生劳作于乡间的母亲又忙碌起来了,闲置的土地要翻新,麦子油菜田要培土壅根,棉花、玉米要播种。

菜园里,黄瓜、西葫芦、番茄、辣椒要育苗。家里的老母鸡整天赖在鸡窝里,一见人就扎煞着翅膀,“咕咕,咕咕”地叫。东屋的小木桶里,母亲攒了许多鸡蛋,每晚收鸡蛋时,母亲都拿到灯光下,一手托着小的那头,一手巴掌搭在大头,左照右照,说要选鸡蛋孵小鸡。

城里乡间,诗里诗外,惊蛰过后,雷动风行,只争朝夕,勤之以力。那么,惊蛰的夜色又是如何呢?唐代刘方平《月夜》诗中云:“更深月色半人家,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,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更深夜静,月光照亮了房屋的一半,另一半隐藏在黑夜里。北斗星倾斜了,南斗星也倾斜了。今夜才知春天的来临,那被树叶

映绿的窗纱外,“唧唧唧唧”的虫鸣声,今春头一遭传到了屋子里。诗中描绘了一种优美宁静而富有生机的境界,让人感到物候在变化。惊蛰后的月夜,寂静的山野,天上有月色,有荧荧闪烁的星斗。月下,虫鸣声透过点点窗纱,一个“新”字,表明是百虫苏醒后新发出的声音。那是春的声音。丢下手里的书,步入星光下,整个城市都睡了,仔细地听,耳边似有一对虫儿窃窃私语,是在谈情说爱,还是在唠家常?

秦观诗云:“一夕轻雷落万丝,霁光浮瓦碧参差。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晓枝。”古诗里的惊蛰,别有一番风味,令人心生温暖,又觉生意满满。眼里的惊蛰,更是盎然生意,春潮涌动……